



# 謝如珍 老師

客語 · 短篇小說 · 教師組

第三名

得獎作品

## 玲琅鼓仔

### 得獎感言

感謝教育部及評審委員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這個有點非主流、天馬行空的故事，雖然這是杜撰的故事，我想表達的是主人翁迷途知返、不向命運低頭，重振家業的故事。

感謝外子楊越虎先生，在寫作過程中有文思泉湧時的喜悅、有遇到瓶頸時的懊惱，感謝外子時而鼓勵關懷，時而督促建議，讓我最後能完成作品。

最後，我還要感謝愛我的家人、同事朋友們，對於客家話不流利的我不吝惜給我建議指導，你們的愛是我的源頭活水，這也是我持續寫作的動力。

## 玲琅鼓仔

民國八十七年臺灣中部莊下，有一條田莊細路，路脣生了淦淦个娘花。黃昏个日頭照在歸大遍个娘花頂，盡靚。

劉文龍三十三歲，頭烏面烏、黃皮瘦弱揸等灰色布包。佢順等細路，上氣毋接下氣个走過去。過一下仔，及及仔嗶嗶聲接等響起，兩位粗蠻个警察隨後逐去。

黃昏个日頭斜斜照在老舊个三合院个紅磚壁頂，該屋大門翹翹橫倒，屋後背生了淦淦个野草。屋脣一欖老凋樹，樹下有一粒大石牯。

文龍揸等布包，慌慌張張走入該間三合院屋肚，囡起來。

昏暗个三合院屋肚，黃昏个日頭自爛窗門射入間房。昏暗个光線下，看著舊時代个家具四散橫倒；地泥生塵打灰；屋角牽蜷崎絲。毋過屋況還盡好，無漏水。地泥頂有一支盡舊个玲琅鼓仔。

文龍跑手跑腳，囡在橫倒个爛櫥後背。佢汗流脈落，面色慌張。過了一下仔，外背傳來雜亂个腳步聲。佢恠著係警察逐來，驚到無結無煞。

過一下仔，外背傳來細俵仔个聲：「阿水伯！這間係麼儕荒廢个老屋？從無見著有人來關心喔。」

老阿伯个回聲：「聽講係街頂一間大戶人家个產業。自從該央時頭家娘上吊過身後，就荒忒了，包尾就聽講屋肚鬧鬼！」

「啊！鬧鬼！」

「係啊！屋肚成時會傳出細妹个唱戲歌聲、打鼓聲呢！」

「唉叻！天色就愛烏了，佢兜還係趕緊走啦！」

腳步聲漸漸行遠後，文龍就暗笑：「呵！呵！世界上哪有鬼啦！儘採講講。」

文龍企起來，突然間，腳踢著毋知麼个東西，響起咚个一聲，就低頭一看。原來地泥頂，

有一支盡舊个玲琅鼓仔，分佢踢著揸去一旁。

「走了一日當恹啊！」佢伸一下懶筋就跔落來，憑等櫥櫃昏睡過去。

半夜，更深夜靜，破舊个三合院屋肚暗摸摸，月光自窗門照在佢身頂。

突然間，隔壁个間房傳出細妹个唱戲聲，接等傳來玲琅鼓聲。文龍突然著驚醒來，唱戲聲就接等停忒。佢目摸目罅企項起來，伸一下懶筋。

「咦！頭下盡像聽著細妹个唱戲聲？……敢講係妄想？……莫插佢！」拈起灰布包，就向屋外背行去。

破舊个三合院外背，屋脊一欖老凋樹，月華高掛夜空，銀色月光映照禾埕頂，當淒涼。周圍歸大片个娘花。

突然響起一聲哀怨个挨弦聲，弦聲又慢慢消失。文龍揸等布包，自屋肚行出來。伸一下腰骨就行來凋樹下，一翹屎肫就坐大石牯頂，脫下布包，自包裡背拿出一罐麥酒出來。拉開罐仔，望等月光啣一口麥酒，當暢快。

「月光光，夜涼似水！該係做得嘍一口該東西……有多爽快呀！……啊！差一點又犯願了，愛搨等！搨等！」

過了一下，突然間聽著低沉个咕嚕聲。佢擎頭一看，原來係屋背頂个貓頭鳥个嘖聲。又過一下，面前个娘花寶突然搖動起來，接等發出唏唏叟叟个聲響，佢著驚，企起來戒嚴。

突然間，娘花草寶裡肚鑽出兩條老鼠來，佢見著就呵呵一笑，坐落來繼續啣酒。

又過一下，呼个一陣風聲！冷風吹散佢个頭那毛，佢忍母核就打忸顫來，同時心情也沉重落來。包尾，在負面情緒掩揸下，無由來个嘍眊起來。

「嗚……回想自家這一生人，都過了麼个樣仔呀！狼離狼犁盡母像樣，實在比豬狗還母當！嗚……」

劉文龍三十三歲，出身中部望族，家族經營食品業，家境豐湧、屋下當發。阿爸阿姆早年車禍過身後就由阿婆畜大。在阿婆縱子下就沉迷毒品，故所氣凹凹仔、岩岩讒讒，看起來當無精神。後來佢就變成毒品慣犯，分警察通緝。家族事業也因為懶尸管理，故所過到盡落魄。

講轉破舊个三合院外背。半夜，文龍坐大石牯頂，心情沉重。

「毒願母容易正戒忒，又過經母起心頭个念想。……哎！人生當恁！佢仰會恁無路用！無斯一了百了……」佢心情當慍悴，就企起來，目茫茫个行入屋肚去。

昏暗个灶下，月光自爛窗門照入來。昏暗个光線下，看著舊時代个灶頭，廚櫃四散橫倒，地泥生塵打灰，屋角結蜘蛛絲。屋梁頂垂下一條舊麻索，麻索打一隻圓圈仔。麻索下背，有一張打灰个圓凳仔。

文龍目珠茫茫个行過來，踏上圓凳仔打算了結。無想著，圓凳仔年久腐朽忒，佢就橫倒地泥，失魂過去。這當時，傳來哀怨个風聲，嗚！嗚！……

大正4年。西元1915年，一日上晝，艋舺一條日本時代个街路項。

街路臂有一間高牆圍等个透天老木屋，屋背頂係日本式个屋瓦。圍牆中央有一扇關等个大門。老屋裡背傳出鑼鼓聲，還有唱京戲个歌聲。

劉照宗，十二歲。一隻手搖等玲琅鼓，一隻手攞等一包饅頭，自街路頭行來。

圍牆个大門突然打開來。細阿妹仔孟秋娘十歲靚膩膩仔，著一身青色連身裙，從屋肚分人逐出門來，大門黏時關起來。屋裡背婦人家發譴：「學母會，還想愛食東西！哼！」

細阿妹仔就目汁濼泔个拍打木門：「打開來呀！」

照宗堵好自細阿妹仔身旁經過，就停下腳步上前關心：「細阿妹仔！你仰會噉恁傷心？係麼儕欺負你个？」

細阿妹仔就掙淨目汁，看佢一眼：「佢幾下日無食東西！肚屎當枵呀！」

「幾下日無食東西！」照宗講：「佢這有饅頭，分你食！」講等，就將一包饅頭交分佢。佢也無細義，一接過手，就大口大口食起來。

「你莫急！慢慢食！」照宗問：「大人仰會毋分你食東西呢？」

「哎！怪自家戇啦！仰般學就係學母曉啦！蘭姨一發譴就毋分佢食東西！」細阿妹仔接等講：「算了！佢無想愛唱戲了！」

照宗問：「噢！你學唱戲呀？」

「係啊！總係唱母好，恁無路用，佢決定無愛唱戲了！」

照宗：「你莫放棄呀！佢阿爸同佢講，學習愛意志堅強，毋驚困難！就定著看得著希望呀！」

細阿妹仔聽著，目珠一光：「有影無！意志堅強，毋驚困難！就做得看得著希望！」

「係呀！你莫放棄。佢這隻玲琅鼓分你！下一擺你係無好食，就搖佢！佢戴隔壁，一聽著鼓聲，就會出來！」照宗就將玲琅鼓交分佢。

佢接過手去，望等照宗就像堵著天神這般燒暖。這當下，一個十歲細阿妹仔春嬌，開門見著佢兩儕感情恁好，就發目赤。佢精利慶腳，見擺為難秋娘。

一隻禮拜過後。透天个老木屋裡肚，共樣又傳出鑼鼓聲、唱京戲个歌聲。

突然院牆大門打開來。孟秋娘（細阿妹仔），又分人逐出門來，大門黏時關起來。屋肚傳出婦人家罵聲：「學母會還敢懶尸！枵死你！」

孟秋娘無奈何就站在門脣目汁含等，手腳有分人鞭打個傷痕。佢企起來，自褲袋仔擎出玲琅鼓來搖動，咚咚鼓聲就響起來。佢就歡歡喜喜个搖等玲琅鼓仔。

其實佢並無妄想照宗會出現，想佢上擺大約係儘探講講仔。毋過秋娘單淨聽等鼓聲就當知足。

過了一下仔，照宗正式出現。秋娘擎頭看著佢來，當歡喜：「啊！無母著，你正經會來！」

照宗：「佢一聽著鼓聲就行出來看看！……哦！你个手腳仰會結痢了了呢？麼儕打個？」

秋娘噉出聲來：「嗚……係蘭姨打個！」

「莫噉了！」照宗就交分佢一隻菜包。

食過後，照宗就牽起秋娘个手，兩儕歡歡喜喜行在街路項，有講有笑。

還係該條街路，天頂灰濛濛，落等雨毛仔。老木屋裡背共樣傳出鑼鼓聲、唱京戲歌聲。院牆大門突然打開，秋娘慢慢行出大門，破病破病个跔等門脣，同時拿出玲琅鼓仔來搖動。

過了盡久，還係無等著照宗出來，佢就無力个勉強企跔起來，頭那探啊探仔：「照宗哥呀！佢敢怕無法度再過見著你了！……」講煞，就無力个橫倒地泥項。

春嬌開門看著，頭先著一驚，接等恁想一下，就現出笑容，恬恬个關起門來。過了一下，該載照宗發現，遽遽來到佢面前，趕緊扶佢坐跔起等。

「阿秋！阿秋！你遽遽醒來！」

該載秋娘慢慢醒來，奄弱無力个望等佢：「佢總算看著你了……」講煞，又昏迷過去。

「阿秋！佢渡你去看醫生，你定著愛撐等！」照宗就將佢揸上背項。天空落等雨毛仔，盡愁个照宗揸等秋娘，在街路項走等。

一間日本時代个診所內，秋娘昏迷臥等病床項。照宗坐等床脣，同佢蓋被仔。

過了一下，秋娘慢慢醒來，見著照宗感覺奇怪：「照宗哥！佢仰會在這位？」

照宗：「你破病發燒了！這係佢細叔个診所。」

秋娘：「無母著！佢頭那痛當多日了！蘭姨分佢食个幾帖藥仔全無效。今晡日特別嚴重，佢驚自家會死忒！就想愛見你一面……嗚！」

照宗：「該載黏時救治！無事了！」

「承蒙你！照宗哥！」秋娘伸出手來，扼等佢个手，突然想著：「啊！玲琅鼓呢？佢个玲琅鼓呢？」

「在佢這位！莫掛心！」照宗將玲琅鼓仔交分佢，佢接過手去當憐惜。

一隻月後。老木屋个院牆大門關等，屋肚恬靜恬靜，無聽著鑼鼓聲、唱戲歌聲。

照宗望等院牆大門發琢愕。大門突然打開來，行出一位老伯姆：「呃！係阿宗呀！你仰會在這發琢愕？」

照宗問：「阿伯姆！蘭姨戲班仔仰會突然搬走呀？」

老伯姆：「佢乜母知！佢係過來拚掃个。前幾日，你摻若爸去南部个時節，秋娘有來尋你，你堵好無在，佢看佢急个。佢問佢有麼个事情，佢乜無講。」

照宗：「啊！佢有來尋佢呀？實在無堵好！」

西元 1916 年，上海个街路項，人來人往尖尖極極，矮嫫車（黃包車）在街路項來來去去。

蘭姨，五十歲，攞等行李，渡等秋娘細阿妹仔，摻四位中年个師傅。一群人行在街路項緊拚拚仔。

暗晡夜，一間舊時代个大宅屋裡背。大廳下當闊，做得容納十個人教唱，有盡多各式各樣个樂器。神案頂供等京戲祖師爺神像。

大廳下恬靜無人，單淨秋娘坐等門脣翹神翹神，手扼等玲琅鼓仔：「照宗哥！佢當想你呀！」

人講，手扳花枝望花開，葵花開出專向日，阿妹無雙專向你。

過了一下，蘭姨摻梅姑自秋娘後背行來。蘭姨看出厥个心思：「佢講秋娘呀，今後你愛煞猛練習基本功呀！等你功成名就个時節，名氣一大，還驚無法度見著佢嘛！想想若姆當年何等个風光，自然乜見著心上人啦。」

梅姑：「哎呀！講著厥姆當年呀，實在係紅透大江南北哩！偲戲團就靠佢賺大錢哩！毋過，如今偲就愛坐食山空了，寄望秋娘做得繼承厥姆个傳承就好了。」

蘭姨：「打爽佢淨有厥姆个好面容摻身段。」

梅姑：「哎！毋管佢仰般形教，佢就係學毋曉，火當著！」

蘭姨：「意志無堅定，食點苦就堪毋得！哎！莫講了！秋娘你自家好好想想。」秋娘目送蘭姨摻梅姑行後，獨自恹心事。

佢突然想著照宗講過个話：「意志堅強！毋驚困難！就定著做得看著希望！」目珠黏時一光：「無毋著！照宗哥！佢相信你講个。」佢就行去神案前，拿大筆在玲琅鼓个兩面，分別寫著「意志堅強」、「毋驚困難」。

西元1922年，秋娘十六歲，生到靚妮妮，盡像月中个嫦娥共樣。一日上晝，一間寺廟外背，人當多尖尖極極。秋娘摻春嬌乜在人群當中。

兩儕行等，春嬌挑工愛搥衰佢，尋著機會就一轉身消失人群中。秋娘孤身在人群中無結無煞，喊：「阿嬌姊！阿嬌姊！」

突然間，一位蹺痾个婦人家著等灰袍，伸手扼著秋娘个手，同時上下打量佢：「孟小涵！你係小涵無？」

秋娘搖頭：「佢毋係！小涵係佢姆！」

「原來係小涵个妹仔！恁像呀！真實還像喔！呵！呵！」

「你仰會熟事佢姆个？」

「你愛喊佢阿鳳姨！講來話長，這所在母係講話个所在，你珍佢來！」講煞，就扼等秋娘个手，行出人群去。

一間老屋裡背暗摸摸，設備老舊，廳下正中个神案頂放等一尊泥塑神像，另外有一張木桌、兩張長板凳。鳳姨同秋娘就坐等長凳項。

鳳姨發譴：「哼！該蘭姨根本母係好人！當年佢見著佢个戲團盡賺錢，就使出詭計搶去戲團。使得佢流落街頭！哎！該載若姆顧念係佢一手調教佢个，使佢大紅大紫，該央時常暗地搵助佢。」

秋娘聽了著一驚：「啊！蘭姨當真恁絕！」

鳳姨：「你摻佢相處恁久，無成你看母出來！」

秋娘：「佢……」

鳳姨：「你分佢調教，就算再練十年八年，乜難成氣候。打爽你有恁好个身胚仔。」

秋娘：「啊！仰般形講？」

鳳姨頓恬一下：「因為佢根本母曉得……目眉傳神術。」

「目眉傳神術！」

「係啊！逐樣古老行業都有祕傳之術，摻禁忌。打比方拿木工來講，就有魯班祕術等等。」

「這佢有聽講。」

「當年，祖師娘講蘭姨心術母正，故所母傳分佢。」鳳姨接等：「祕術佢做得傳分你。母過，等你出名了後，定著愛答謝佢，做得無？」

秋娘考慮等：「……佢……」

「你愛抑無愛！……哼！別儕想愛，佢還母盼得呢！」

秋娘問：「正式有目眉傳神祕術？」

「莫懷疑！凡人都有七情六慾，喜怒哀樂逐儕就無共樣。祕術裡背所教个逐一款優美姿勢、在手指尖摻眉目个配合之下，一愁眉一笑容都做得蘊含無限个嬌媚，使人幻想啊……」



「好！佢答應你！」

「呵呵！……你來祖師娘案前參禮！」鳳姨就扼等厥个手，行來神案前，行三叩頭禮。

禮煞，鳳姨交分佢一隻黃色个香火袋仔：「這隻香火袋仔你愛時時戴等！你係天生个唱戲好材料，加上祕術相幫，日後揚名定著無問題。」

過後，秋娘一有閒就過來向鳳姨學習。轉眼就半年過後，一間細戲院裡背響等挨弦聲、鑼鼓聲，還有細妹唱西皮調个唱戲聲。

戲臺頂，三位挨弦師傅手擎等胡琴；兩位打板生、走龍套仔；兩位鑼鼓生。春嬌打扮青衣旦角，落力唱等京戲西皮調。

戲院後臺个間房內，眾人無閒泊杈。細阿妹仔四儕在梳妝，畫面譜，秋娘也在其中。梅姑幫秋娘畫面譜。

蘭姨面容愁慮，長籲短嘆，行來行去。

梅姑：「大姊！你仰般恁愁慮呢！」

蘭姨長嘆一口氣：「哎……人客對春嬌个演出反應毋好！戲院姓張个頭家盡無滿意！……哎！再過恁形落去，偲戲團就愛坐食山空了！」

梅姑：「哎呀！這搭仔又毋係麼个大戲院！還過偲个價錢也無高呀，這頭家仰般恁會嫌呀！」

「因為這頭家人面當闊，若係有厥个推薦，偲就做得重新登跣大戲院呀！當無容易正邀請著佢來看戲，無想著，嘎分佢搖頭！哎！戲團解散算了！」後臺眾人聽著，紛紛斡頭過來關心。

「該愛仰般形正好呢！」梅姑接等講：「無就換角看看！分秋娘登臺試看看仔！」

蘭姨高不將講：「秋娘！你做得無？」

秋娘點頭：「佢願意盡全力演出！」

蘭姨：「好！佢去摻頭家講看看！」蘭姨去講了後，姓張个頭家同意分佢試看看仔。

戲臺頂，三位挨弦師傅手擎等胡琴；兩位打板生、走龍套仔；兩位鑼鼓生。

秋娘扮青衣旦角，蓮步行出臺來，一陣柔媚个比劃過後斯眉角傳情，唱等京戲西皮調。在曼妙柔美个表演下，臺下黏時鼓譟聲接等響起。

後臺間房內，春嬌對等鏡仔，擺出一幅臭屎面。過一下，蘭姨摻梅姑緊拚拚仔踏入間房，面帶笑容。

蘭姨當歡喜：「成了！成了！」

梅姑：「無想著秋娘竟然得著厥姆个真傳！人客看佢看到目珠擊个大嫲粒，險險跌出來。偲日後毋使愁了。」

蘭姨：「頭家當歡喜，愛宴請秋娘食飯，呵呵！」

梅姑：「這個……佢驚秋娘毋肯！」

蘭姨：「這由毋得佢！毋去乜愛去！」

春嬌聽著氣噴噴个蹬腳，丟畫筆。戲演煞，秋娘高不將跔等蘭姨陪頭家去食宵夜。

一年過後，上海灘个暗晡夜，一間豪華大戲院門口，燈火通明，人山人海。賣票口排等長長人龍。戲院壁頂貼等大大个秋娘著等京戲戲服个相片。

下晝，一間老屋裡肚暗摸摸，設備老舊。廳下一張木桌，兩張長板凳。鳳姨坐等板凳頂，哺等大菸。

秋娘著等華麗个旗袍，披等一領貂皮披風，自外背行入屋來。

鳳姨見著，黏時企起來相迎。秋娘交分鳳姨一袋錢。鳳姨接過手去：「寒天恁冷，你毋使過來啊！」

「無要緊！」秋娘坐落長凳仔。

鳳姨脣頂坐等：「上隻月你分佢个零花錢，還無花忒！佢孤身一人，毋使恁多來用！」

「不裕不膝！你就收等！」

「好啦！你有心咧！」

「佢兜戲團接著邀請，愛去臺灣演出。這擺出行可能愛歸隻月。」

「愛去臺灣演出！……你惦記个該位，敢毋係在臺灣呢？這擺恁堵好，做得滿足若个心願了！」

「係啊！當期待喔！毋過，佢擔心佢會毋會搬走了！人海茫茫，愛去哪仔尋起呢。」

「毋使掛心啦！有緣總會見面个！」

「希望係恁樣形！」秋娘恁想等照宗哥，心頭一陣燒暖。繁華紅塵阿妹無愛，單淨愛阿哥共一家。

鳳姨看著愁慮：「限勢你斯功成名就了，佢愛提醒你，切莫步上若姆个後塵喔！」

「啊！仰般形講！」

「水做得載舟，乜做得沉船啊。祕術切莫迷著惡人……」

大正 12 年。西元 1923 年，日治時代艋舺个新舞臺戲院門口，看戲人客出出入入，小販仔逢人叫賣。看板一幅女主角畫像，旁脣寫等特別聘請上海名角孟秋娘上臺演出。

下晝，突然出現一群惡架架仔日本憲兵，戒嚴戲院現場，維持治安。帶頭个係軍部司令岡本大佐，四十五歲，身材矮肥面形凶惡，著等軍裝。鼻公下留一截短鬍鬚，直直向戲院行來。

這當下，一个後生小販仔，自路口舂出來，毋堵好撞著岡本，佢當場發譴，用日語罵：「混蛋！押下去斃了！」黏時一群憲兵摻小販押走。

「司令大人！饒命啊！饒命啊！」後生不斷哀求等。

劉照宗著等灰色西裝，頭戴烏氈帽，來到戲院門口，佢一看著廣告个孟秋娘畫像著一驚。

這當下，車夫拉等一臺矮嘛車來到戲院門口停下。光頭个黃董係貿易商，頭戴皮帽仔，行出矮嘛車，付了車錢就行來照宗身旁，拍拍佢个肩頭。

黃董：「劉老弟呀！你仰會看該女主角，看到恁入神呢！」

照宗：「噢！係黃老闆啊！……分你看笑話了！」

黃董：「講到這女主角呀！佢在上海做得講係紅極一時呀！機會難得，佢正會訂工約你出來看戲啊！再講今晷日無特別身分个人，無法度入內看戲喔。」

「承蒙你！」

「毋使客氣！」

「看板該位女主角，正式係來自上海呀？」

「佢呀！……舊年，佢去上海割貨個時節，有看過若個演出，該央時做得講係人山人海呀！當鬧熱。」

照宗：「這擺佢仰會來臺灣演出呢？」

「噢！……你應該有聽講，日本個皇太子裕仁來臺考察吧！故所，戲院訂工邀請該女主角來臺演出呀。」

「莫怪有憲兵戒嚴！夭壽個岡本大佐。」

「噓！較細聲兜仔！這大佐呀，盡好虐殺人犯為樂，毋驚鬼神喔！」

華麗個戲臺頂，左右兩旁坐等六名挨弦師傅、鑼鼓生等，分別擊等胡琴、月琴、鑼鼓槌仔。院內弦聲、鑼鼓聲接連響起。

秋娘一身刀馬旦裝扮，自後臺出場。頭戴雙翎、背項插旗幡，英姿煥發，左手扯翎，右手擎刀，繞行一周。現場個觀眾黏時鼓譟聲接連響起。

胡琴、鑼鼓聲當中，秋娘唱：「蒙師教授武藝精，奸宦一死稱佢心，宋主賜掛元戎印，定將番奴一掃平。」唱煞，觀眾轟然喊好。

大正十二年四月，裕仁太子來臺考察，當時全臺灣轟動。當日，在田健總督等人陪同下，也前來戲院看戲。

一間日式個包間內，一張大茶桌頂，茶杯張滄茶水，幾隻木盤張等瓜子、水果。外背，弦聲、鑼鼓聲，京戲歌聲響無停。

裕仁太子，二十二歲。瘦高，戴黑框目鏡，著等高級西裝。坐等氣派個高椅仔頂，目珠直視前方戲臺個表演，邊食茶，邊跔等音律打拍仔，神情爽快。

兩個後生細妹服務員，各企一旁服侍等。田健總督，四十歲，企等高椅仔後背。岡本大佐也企等後背，望等前方戲臺，目珠金金看等女主角個表演。

裕仁突然停下拍仔，手一比出手勢過後，岡本大佐黏時行前，欠身湊耳過去聆聽。聽了，企直腰骨行禮。

日式包間外背，兩個便衣憲兵各企立一旁戒嚴，另外有兩個後生个服務員企等。

包間門突然打開，裡背行出細妹仔服務員，手拿空盤，摺企等个後生服務員細聲偷講：「哇！裡背全係大人物！嚇死佢了！愛細義兜仔！」

後生服務員：「哇！大家都愛細義兜仔！」

黃昏時節，戲院正散場。人群散盡過後，蘭姨五十八歲濃妝打扮，著等華麗个旗袍，攞等皮包行出戲院大門。孟秋娘著等紫紅色旗袍，手攞等皮包仔，跔等蘭姨後背行出門口。

蘭姨登上門口一臺矮嫲仔，車夫黏時就拉走。

孟秋娘行向另一臺矮嫲仔，該當下，照宗突然出現秋娘後背，喊：「阿秋啊！」

秋娘一聽著熟事个喊聲，就斡頭一看：「你係麼儕？……」

照宗笑等：「阿秋！佢係照宗哥呀！」

「啊！照宗哥！」

一間日式料理包間裡背，裝潢盡高雅，燈火柔和。地泥鋪等榻榻米，放一張矮桌，桌頂有幾盤菜、一罐清酒。

照宗同秋娘兩儕面對面坐，面容充滿笑意。

照宗：「恁多年無見，變到亭亭玉立，十足个美嬌娘款。害佢差一點就認毋識你了！」

「呵呵！」秋娘展笑顏：「哪有你講个恁樣形，恁膨風！你乜擲高盡多，變成大男人款啦。」

「呵呵！」笑煞，照宗接等講：「當年你突然消失，害佢一時茫然，無結無煞。該載今晡日聽戲，正有機會見著你！」

孟秋娘：「本來打算，等這一檔期結束過後，就去當年你戴个屋厝尋你。毋過，佢無把握尋著你。好得恁順利就見著你。」講煞，扼等照宗个手，心頭甜蜜蜜。

照宗：「這兜年你一路行來，當辛苦吧！」

秋娘：「係呀！回想該央時，正式當心酸！佢無時無刻無想你！嗚……」講等，就低頭嗽眊起來，照宗過去拍拍佢肩頭，秋娘轉身摺佢核核摺等。

阿妹確實情意長，今日約哥會廳房，阿妹枵肚無打緊，將哥言語做乾糧。

日本時期个飯店一間間房裡背。設備高雅，茶桌頂放等一個打開个珠寶盒仔，盒內張等滿滿个珠寶玉器。蘭姨坐等膨凳項，哺等菸。

軍部司令岡本面色嚴肅，坐在對面个膨凳項，蹺起腳摻蘭姨講：「再過講一擺，佢交代个事情你切莫耽誤忒！」

蘭姨恭敬：「請司令大人放心！佢定著會謹遵您个交代！」

岡本起身離開後，秋娘堵好行入間房來。

蘭姨：「見著心上人了？」

「嗯！」秋娘敗勢，接等問：「頭下行出去个係麼儕？」

「哎！」蘭姨歎一口菸，嘆一口氣：「佢係軍部司令岡本大佐！聽人講佢心雄手辣，係一個豺狼，係恁俚惹毋起个人物！」接等講：「桌頂該箱珠寶就係佢攞來个。講係日本裕仁太子來臺這段期間，愛你作陪。無想著貴賓間房裡肚，聽戲个竟然係裕仁太子摻總督大人！」

「啊！日本裕仁太子！」

「無毋著！這件事情，由毋得你推辭！還有，作陪期間你愛細義謹慎！」

「哎呀！事情仰會變成恁樣形！……毋著呀！單淨作陪，哪用得著淦淦一箱珠寶做酬勞哩！你係毋係摻佢有麼个協議……」

蘭姨摻菸頭擲忒：「無！無！……莫誤會！」

一間餐廳裡背，設備盡豪華，一張長型个餐桌，坐淦淦盛裝个男女貴賓，食等西餐。貴賓背後，企等幾個女服務生。外背還有一群記者守等翕相。

裕仁太子，戴等黑框目鏡，著等高級西裝。坐上首个位仔，食等西餐。

孟秋娘著等合身个旗袍，面無表情，坐裕仁太子邊脣，為佢斟酒。田健總督、岡本大佐，乜坐一旁用餐。

過了一隻月後，高級飯店个間房裡背，蘭姨，坐等膨凳項，哺等菸。劉照宗歡喜个行入間房來，企在蘭姨面前摻佢問候。

蘭姨屎淳淳仔，歎一口菸：「噢！你就係當年隔壁姓劉个後生人，著無？」

照宗：「佢係！蘭姨！」

蘭姨：「你今晡日前來，有麼个事情？」

「佢愛請問你，阿秋佢有在無？」

「你講秋娘呀！哎呀！恁無堵好，佢突然有急事，提前轉上海去了！」

照宗聽了著一驚：「啊！轉上海去了！敢有影！」

「看在隔壁鄰舍个份項，佢奉勸你還係死忒這條心！你敢無聽過，戲仔無情這句話嗎？糾纏厥身旁个顯達貴人盡多，你還係趁早離開佢較好！」

「無影！佢毋相信佢係這款人！」

蘭姨摻菸頭熄忒：「事實擺面前，信毋信隨在你！」照宗無奈何，行出間房，心頭慍悴。

總督府个大廳裡背，一面落地大窗，一套膨凳，桌頂一臺電話機。壁頂掛等日本國旗，一張天皇相片。

裕仁坐等膨凳頂，面容微笑。一位做走腳板个婦人家，四十歲，在打拚衛生。田健總督坐一旁膨凳作陪。孟秋娘企裕仁面前，表明立場。岡本大佐表情嚴肅，企在裕仁後背。

孟秋娘：「尊敬个皇太子大人！佢較無禮貌，請你莫見怪！」岡本同步翻譯日語。

孟秋娘：「這幾日佢當榮幸做得陪太子四下參訪，佢也增長不少見識，感謝皇太子大人！毋過，佢遠自上海來到臺灣，有重要个私事愛處理。佢打算今晡日向你告辭！請你恩准！」

裕仁聽了含笑點頭，轉頭用日語對總督交代：「這位女孩盡謹守本分，和一般愛巴結的藝妓不一樣。你就風風光光地讓她回去！各國記者也都會關注這件事情，不可傳出負面報導引響日本皇室聲譽，有聽到嗎？」

田健總督恭敬點頭：「是！」

暗晡夜，一間臺式酒店包間裡背，一張圓桌頂放等幾碟酒菜，摻幾罐咻忒个空酒罐仔。照宗面紅濟炸个咻等酒：「佢……做麼个愛騙佢，講……麼个永遠毋會離開佢！騙仔……」

照欽一旁相勸：「你莫聽蘭姨儘採亂講！阿秋定著有苦衷个！」

「佢……有……麼个苦衷！至少……佢愛摻佢……講呀！……無就留張字條呀！」

「你愛相信佢啦！莫過咁了啦！」照欽扼等酒罐毋讓佢倒酒。

照宗伏等桌面，拍打桌仔：「佢……做麼个……愛離開……佢……」

天甫光，一間日式招待所个間房裡背，設備高雅，有幾張素面个膨凳。

秋娘坐在窗前膨凳頂，面無表情。岡本坐秋娘脣頭：「你答應嫁分佢，佢保證你毋愁食著！過等榮華富貴个日仔。」

秋娘：「佢既經表明無願意了！你何必為難佢呢！」

「講了恁多，你還係堅持毋肯！你莫敬酒毋食，食罰酒！哼！」講煞，企起來行出間房，房門黏時鎖起來。

秋娘發譴，喊：「你快放佢出去！聽著無！」

暗晡夜，一間日式酒店个間房裡背燈火明亮，塌塌米頂放一張矮桌，桌頂滿滿个佳餚，一罐清酒。岡本盤坐矮桌前倒滿酒杯。

櫻子，二十五歲，當靚个交際花。著等和服，坐等矮桌對面，雙手舉杯敬岡本：「大人！您係愛佢假扮丸紅株式會社个副社長身分，大量買入劉照宗茶行个茶葉，還愛色誘佢係無？」

岡本：「毋單淨恁樣形，佢還愛你勾挽佢哺福壽菸！這件事你做得成無！」

櫻子：「呵呵！……佢煙花陣打滾恁多年，還無男人做得行出佢个桃花陣！毋過，事成過後，酬勞愛更加豐厚一兜！」

「做得！小事一樁。」

「毋過，佢感覺奇怪！該孟秋娘个戲仔，敢值得你恁樣形做嗎！這毋像你个作風喔！仰毋直接霸王硬上，直截了當啊！」

「該係因為裕仁太子特別交代，必須善待佢！佢乜答應過總督大人，這件事情毋會曝光出去，毋會丟忒天皇个聲望！這件事情你乜愛保密，絕對做毋得洩漏！」

「原來係恁樣形个，放心！佢會保密。毋過，你當真恁中意該戲仔喔？」

「哎！……盡奇怪，佢無法度忘忒厥个嬌痴樣仔……」岡本像失魂樣个恁想等佢。



一隻月過後，共樣該間酒店個間房裡背，燈火明亮。照宗著西裝，盤坐矮桌前，舉起酒杯：「承蒙副會長你對茶行個關照！」

桌對面坐等嬌泼泼个櫻子，佢面容微笑，舉杯相敬：「毋使恁客氣！前回幾批貨，英國客戶反應當好！下擺可能會落訂大單！日後還愛貴茶行繼續配合。毋過，海運個時間較長，貨款會慢一點，這點你毋使煩慮，丸紅本社會擔保。」

照宗：「無問題！佢會全力配合！」

櫻子舉杯：「來！這杯佢來敬你。佢看你還盡後生，應該還肯結婚吧？」

照宗啉一口清酒：「你乜盡後生又蹬線！又過擔當丸紅會社個副會長，令佢欽服啊！」

櫻子：「哎呀！單淨係外表光鮮亮麗个，無麼儕能瞭解異鄉个女子，內心个空虛寂寞呢！」櫻子面容紅潤，嬌妮妮个看等照宗。看佢毋勝酒力，昏昏欲睡了，就行過去，搨佢去眠床共下歇睏。

一間茶行裡肚，人客出出入入。照宗著一身便服，面色蒼白，坐辦公桌頭前辦公。

照欽：「阿哥！阿爸在中部買一塊茶園，愛人照顧，茶廠乜入了新機器，這段期間佢無法度同你搵手。茶行就辛苦你囉！」

照宗緊攞嘴哈氣：「……無要緊！去無閒若个。」

「阿哥！你仰會恁無精神呢！」

「……昨暗晡去應酬，故所較暗轉來，無要緊！」

「佢總感覺該日本嫫風塵味盡重，毋係簡單人物！你自家愛較細義點。看若个精神緊來緊差，佢正式為你操心……」

「哎呀！佢自有分寸，你莫操心啦！」

「佢知阿秋對你个打擊盡大，難免會將感情寄託日本嫫身項，尋求安慰。毋過，你切莫分佢迷去哦！」

「哎喲！佢又毋係細人仔！莫愁啦！」

暗晡夜，一間燈火通明个大廳下，一扇落地大窗，一套膨凳。秋娘坐膨凳頂發關。

岡本開門行入間房來。佢淋酒醉面紅濟炸，行到秋娘坐个膨凳，一翹屎脬就坐落下來。癡哥泼泼仔憑過去，伸手毛手毛腳愛輕薄佢。

秋娘閃開：「你愛做麼个！」

「來……嘜一下……」

秋娘出手將佢推開。岡本盡毋歡喜：「你莫……敬酒毋食……食罰酒，哼！」

佢還毋死心，再過向秋娘捕過去，秋娘遽遽閃開，佢撲著落空，就趴倒膨凳項，翻肚嘔無停，嘔煞就昏睡過去，牽聲無停。

一間閩房裡肚，一張雙人床，一張梳妝臺。照宗著等睡衫，側身躺等眠床項，哺等福壽菸。櫻子乜著等睡衫倒佢旁脣，一手捕等照宗。

照宗歎一口菸：「前兩隻月个貨款，佢茶行遲遲無收著貨款，這係麼个情形呢！」

櫻子：「毋會吧！還無收到貨款嗎！佢天光日去查查看仔！」

「貨款再過無落來！茶行就發毋出工錢囉！做毋得再過拖了！」

「放心，這件事情佢會處理！佢莫過談論公事了，好無？莫掃佢个興頭呀！」講煞，櫻子手捕等照宗，摻佢嘜嘴。

春去秋來，轉眼就半年過後。一間紅磚三合院个廳下裡背，一張木桌，兩張長板凳。大堂正中供等劉家祖先牌位。

照欽攙扶等岩岩讒讒、破病个照宗踏入廳下，分佢坐落板凳項。

照宗：「你……做麼个渡佢來……這間莊下个老屋？」

照欽：「茶行虧空个事情，阿爸博氣博激！佢高不將摻你安頓在莊下老屋休養。」

「哎！……無想著自家竟然分日本嫲……騙去！哎！毋當……來去死死仔，較快活！」

照欽：「你千萬莫想毋開！愛好好休養！阿來叔姆，會來照顧你。」

豪華个大廳下，岡本坐等膨凳項哺著菸，面無表情。秋娘企厥面前發譴：「過了大半年了，你還係毋肯放佢走，你這孤盲絕代个夭壽子！」

岡本：「你莫發譴！你若係肯跔了佢，想愛去哪位都做得！無斯佢有个係時間同你消磨。」

秋娘想一下，另有按算：「……分佢幾日時間，佢愛外出好好想看看啊仔！」

「做得！佢就分你三日个時間，出去好好想想！佢會派人隨時監控，你莫妄想偷走！」

下晝，茶行裡背人客出出入入。照欽清點帳目。

突然，著等旗袍个秋娘行入茶行。照欽見著，黏時行前招呼。

秋娘：「請問劉照宗有在嗎？佢係孟秋娘！」

照欽著一驚：「噢！你就係當年隔壁个阿秋！佢係阿欽啦！……來！來這位坐。」

照欽渡佢來到木桌前落坐，又去倒一杯茶水分佢。照欽就摻照宗个現況詳細同佢講解。秋娘緊聽緊難過，內心糾結。

下晝，三合院个灶下光線微弱，一座舊時代个大灶。灶下个木梁頂，垂下一條麻索。奄弱無力个照宗，搖搖擺擺个想愛踏上木圓凳仔。毋堵好，摻圓凳仔踢橫倒，發出吭个一聲。佢就跔等橫倒地泥項，頭那磕出血，昏迷過去。

隔壁廳下突然傳來：「阿哥你在哪位？阿秋來看你。」

照欽聽著聲，三步做兩步腳行入灶下，黏時捕跔起照宗：「阿哥！你仰會恁戇呀！你遽精神過來！」

秋娘跔後走入灶下，煞煞上前關心：「照宗哥！你莫想毋開呀！」

照欽：「該載！還有呼吸心跳！僇俚合力摻佢抬去隔壁間房休息。」

秋娘：「好啊！正交分佢來照顧。」

三合院个間房裡肚，一張老式眠床，床脣一張凳仔。照宗个頭那用布仔包等，在眠床迷迷痴痴。

秋娘行入間房，坐落床脣个凳仔項，伸手扼等照宗个手，溫柔个喊：「照宗！照宗！」

照宗突然目珠擘開，一見著秋娘黏時感覺慚愧，又博激：「阿秋！佢實在……無面好見你！佢……」

秋娘：「你莫責怪自家！佢當清楚，你係分日本人陷害个！……哎！講起來，這乜愛怪佢啦！」

「……毋怪你！」照宗連連咳嗽幾聲，勉強想愛爬起來：「……佢怕係無救了！咳……」又連連咳了幾聲。

秋娘安慰佢：「莫講喪氣話！愛堅強起來！」

秋娘自皮包仔拿出玲琅鼓仔來，搖出咚咚聲：「還記得這隻玲琅鼓仔無！佢在鼓面項寫等意志堅強，毋驚困難。該係你自家當年講个，你定著愛堅強起來喔！」

照宗就摻玲琅鼓仔拿過來詳細看，看等目汁就緊滾落來。

星光半夜，間房內，桌頂一盞油燈火光昏暗，光影搖搖擺擺。照宗在眠床睡等，手扼等玲琅鼓仔。秋娘伏等床脣牽覺。

照宗突然手一軟，玲琅鼓仔就跌落地泥，發出咚个一聲。秋娘突然驚醒！發覺照宗無了呼吸、心跳！就緊搖照宗个身體，喊：「照宗！照宗！你遽醒醒呀！嗚……」

盡尾，照宗還係過身去了，悲傷个秋娘伏等厥身項，噉个目汁濼汨。

噉盡久過後，秋娘掙淨目汁，企起來躡起腳尾，手一陣比劃過後，唱一齣京戲个寶娥冤……

「你這狗官！佢一死，定著愛血濺丈二白練；六月飛霜；三年亢旱……」唱煞，摻頭那毛弄亂，拈起地泥个項个娘花插在頭那頂，突然哈哈大笑，盡像發癲狂。

「岡本大佐！佢做鬼乜毋會放過你！」講煞，就行入灶下去……

過一日，報紙登出一則消息，「軍部司令岡本大佐突然死翹翹！」黏時轟動全臺灣，爭相走告，盡多人放紙炮仔慶祝。該央時，就有各種傳言，講岡本目珠擘大嫫粒慘死去；乜有人講，看著娘花婆摻佢索命等等。

歲月無情，講轉民國八十七年，該間破舊三合院个灶下。

昏暗个灶下，月光自窗門透入來，見著舊時代大灶、櫥櫃生塵打灰。屋梁頂垂下一條舊麻索，一張橫倒个圓凳仔。

劉文龍恬恬倒在打灰个地泥項，佢突然喊：「秋娘！秋娘！」接等擘開目珠，坐蹠起來，

心頭一堆疑問。

佢敢有上吊過？……恁真實个夢境？……劉照宗敢係佢自家嗎？實在詭異哩！過了一下，窗門下有一埕分月光照等个祖宗牌位，吸引佢个目光。

佢就拿過來一看，著一驚：「啊！劉照宗係佢劉家第十二代祖，無嗣。原來這間屋係自家產業！……無母著！阿婆識講過，莊下有間荒忒个老屋。」

如今自家乜共樣沉迷毒願！這生人敢還有希望嗎！想等，突然一伸腳，堵好踢著母知麼个東西，發出咚个一聲。

佢就將該物件拿來月光下一看。「啊！係玲琅鼓仔！」鼓面頂還有寫等字「**意志堅強**」，「**母驚困難**」。摻夢境吻合！原來母係發夢，係前世深刻个記憶。

佢就手扼等玲琅鼓仔，想等秋娘規勸个話：「你定著愛意志堅強，母驚困難！」

當下，突然聽著雞公啼聲，朝晨天邊透出晨光。劉文龍望等窗門外背个晨光，突然感悟：「無母著！意志堅強、母驚困難！就做得看著光明、希望！」佢就摻玲琅鼓仔咒誓，決心戒忒毒願！

幾年過後，一間大會議室裡背，坐了淦淦个員工。劉文龍當有精神个主持會議。

「**意志堅強、母驚困難**」，母單淨使佢成功戒忒毒願，乜使厥个家族事業興旺賺錢、好額，成為中部出名个生理人。